

安通·庫恩斯特個展【Casual Magic】： 魔幻的迫降

紐約藝術家安通·庫恩斯特（Antone Könst）亞洲首次個展【Casual Magic】，自3月27日至4月25日於亞紀畫廊展出。藝術家受現代藝術史與東方哲學的啟發，作品題材取介神話、民間傳說、鄉野故事，透過繪畫、雕塑、象形圖案，將不同文化裡共通的視覺符號和象徵揉合一齊。展覽題名「Casual Magic」，意謂著「不經意、偶然的魔幻」，一如介於清晨、傍晚天色處於變幻、朦朧不清的「魔幻時光」（magic hour）；又如創作過程中，在不經意與精心編排的實驗與發掘，如魔法般顯現的靈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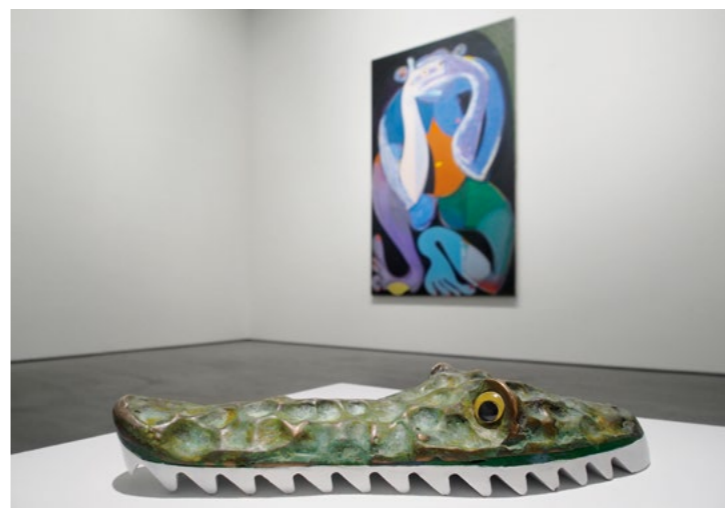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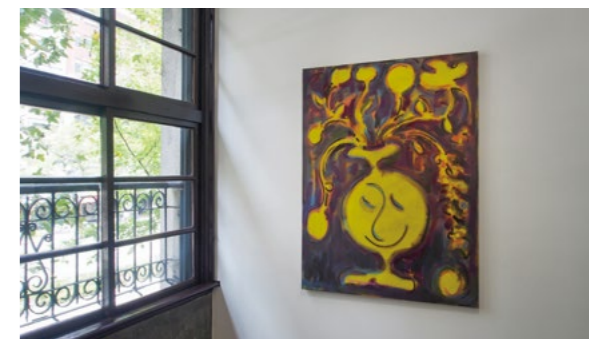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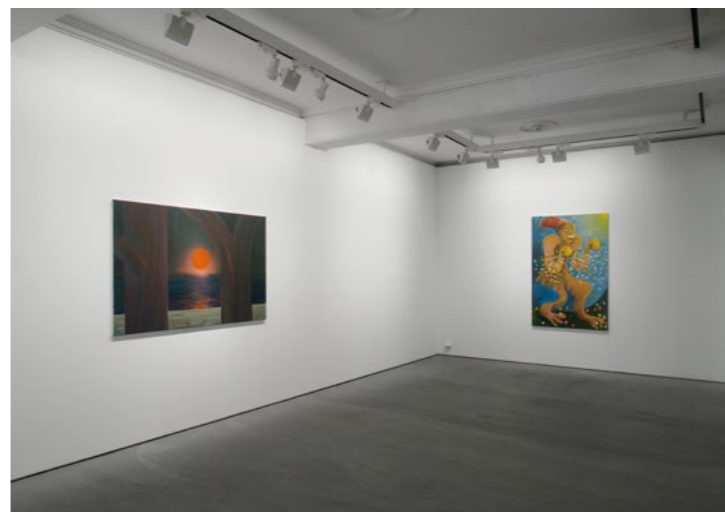
姜盈謙 / 台北報導
亞紀畫廊 / 圖片

庫恩斯特的創作通常伴隨著個人經驗的投射，既無明確的時空脈絡、也無清晰的情節場景，筆下的人物及動物角色往往未含有指向性，夾雜某種混沌不明、蘊釀中的情緒，彷彿等待某個事件的一觸即發。「『Casual Magic』意謂著一種停滯、懸而未定的狀態，也代表一種對於光線的體驗、一種迷失方向和重新定位的過程…我不希望建構出一種經過思考後就能成功獲得解答的微形敘事（mini-narrative），而是某種能永久暫停、而且能在那停滯的片刻中享受的事物。」

其創作起點，往往始自他對某一典型圖像、或是當代流行文化符號的系統性整理與研究。「著手創作前，我腦海會先浮出某個圖像，通常是非常觸動我的事物，接著我會以它們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，從紐約公共圖書館裡的豐富影像資料庫、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至網路蒐集材料，然後盡一切可能、運用不同媒材反覆嘗試。」「我認為繪畫如同一件校準感知與思想的工具，引領我們重新理解世界，因此我一直對於意涵明確的事物抱持懷疑…並仰賴那些個性化、甚至是落於俗套的人物或動物形象，以及象形文字，如青蛙、猴子、鸚鵡、雜耍技師…。」

猶如符號學者拆解符徵與符旨，庫恩斯特支解圖像的元素，重新調整紋理、比例，填上不同材質和顏色，將形象塑造呈現在不同形式的作品裡。「我認為當一事物過度的形式與標誌化，以致喪失了原有的象徵價值後，那它便能產生新的觀點和意義。」展覽中一系列以手搗眼的猴子繪畫作品，源自日本圖畫格言中的「非禮勿視，非禮不聞，非禮勿言」的「三猿」；另一件〈山羊〉（Goat）亦是庫恩斯特一再琢磨的母題之一，這些動物角色在不同文化與社會系統有著截然迥異的象徵意義：比如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山羊形象，往往與惡魔、撒旦及女巫有所連結，猴子則代表貪婪、邪惡；對照中國和日本，猿猴卻富有靈性、羊隻有著祥瑞、吉利意味。「當我觀看中國動物的圖像時，在整個歷史中，牠們通常與農曆與神話連結在一起，不同於西方藝術，牠們與階級無關，而是與神話有關。在西方文化中，馬匹代表著主人的財富；又譬如狗，代表了飼主的貧窮…人們所認知的這種普遍文化神話中哲學面與談諧面、更多怪誕面與平凡面的融合一直都吸引著我。」

另外展出的一系列以石膏、樹脂等複合材料組成的作品，則是庫恩斯特著迷於將平面繪畫轉化為實體物件的表現形式。在略帶



粗糙、斑駁的表面上，庫恩斯特嵌入各式的象形文字、饒有趣味的抽象圖形，令人不禁聯想遠古文明留下的洞穴壁畫。如2017年的早期作品〈無題〉由樹脂、塑料、紙板及木材組成，右上角紅黃拼接的紙板彷彿地平線上的日落景象、交錯的線條如蔓生的草木枝桠；另一件2017年的同名作品，庫恩斯特同樣僅以線條、圓形紙板呈現人物與背景。「在我就讀耶魯大學時，眾人總是跟我說：繪畫與雕塑，僅能擇一。因此我興起了一個想法，將所有的平面畫作都鑄成石膏模、嵌入物料，然後定型，猶如壁畫一樣…我認為反覆地鑄造這些作品，它便有足夠的廣度和樣式，形成一個序列：有些很抽象、風格化；有些則具有直接的象徵意義。」雕塑之於庫恩斯特，既不受限於制式的邊框，也更顯真實。「相較於繪畫，雕塑只需將材料塑造成形，我一直覺得這樣（的創作形式）很自然。當我在巴黎駐村時，見到了許多畢卡索雕塑，我並未希望與之相較，但他的作品讓我理解，將一部分的創作實踐視為一片全然自由的地帶，是非常正面的，這就是我看待我的雕塑的方式。」

本次亞紀畫廊的展覽亦呈現了庫恩斯特的全新風景畫創作，包含2019年的油畫作〈阿薩提格島的月出〉（Moon Rising, from Assateague Island），靈感啟發自藝術家與妻女的一次露營旅行，兩側的樹木枝幹幾乎占據了整個畫面，畫面中央一棵冉冉升起的紅色月霞，流洩既濃烈又耀眼的光量；於左側樹上，庫恩斯特隱隱置入一個淡淡的心形圖像，彷彿一對擬人化的愛侶相依偎。另外2020年兩件新作〈沼澤〉（Swamp）、〈麥高里高公園〉（McGolrick Park），庫恩斯特同樣以簡潔的線條、將個人情感投射於草木形象。「對我而言，大自然和人類的情感確實緊緊相依—如果你長久深愛著一個人，他們形象便隨之瓦解與消失殆盡，如同飄散在大自然的鮮花或風，無邊無際。」

「在符號學的意義上，我大部分的作品其實是關於恐懼，但這樣的恐懼來自於對生活（命）的普遍困惑，而那也是我試圖透過作品來理解的…我認為創作最至關重要的，仍是關於愛戀的情感，如果因為這樣的題材不夠新穎酷炫，而規避這類型的創作，對我來說很荒謬；儘管事物在我的作品時常顯得過分愉悅與美好，我仍欣然接受這樣的代價。」無論是懸崖峭壁旁的落日或月升畫面，看似靜止卻不斷洋溢生命氣息的瓶花，庫恩斯特總能在日常挖掘最具魅力的種種事物，融合在作品中，並且以一種儘管幽默、卻非常真誠的方式描繪了他所察覺的魔幻時刻。